

月 牙 儿

老 舍 著



月 牙 儿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)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书号 1405 字数 75,000 开本 787×1092 耗 $\frac{1}{50}$ 印张 $3\frac{12}{25}$ 插图 2

195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56000 册

定价 (2) 0.25 元

前 言

老舍是以善于描写旧社会各方面生活而著名的作家，特别是描写旧社会小市民和下层人民的生活；《龙须沟》和《骆驼祥子》就是这样的作品。

这里所收的短篇小说，是作者解放前所写的作品的一部分，作者解放后的创作，没有收进这本小册子里。

《牺牲》写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毛博士。在这篇小说中，作者刻画了一个终日忧郁、孤独，又想追求女人，又舍不得为女人“牺牲”一丝一毫的自私自利，盲目崇拜美国精神文明，“不喜欢中国人的一切”的旧知识分子。

《上任》描写稽察长尤老二上任时的心理、活动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衙门中的腐朽、无能。

作者对旧社会中妇女的悲惨命运，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。书中的《月牙儿》，写的是一对被贫困生

活所逼的母女，无依无靠，终于不得不都走上卖娼为生的道路；《柳家大院》以当时北平千千万万穷苦人家居住的大杂院为背景，描写了一个小媳妇被虐待而上吊自杀的情景。与此相反，在《善人》中，作者用犀利的笔，讽刺了另一种类型的妇女，这就是富贵人家的穆女士。

在《且说屋里》中，作者塑造了一个卖国贼——勾结东洋人的官僚包善卿的形象。透过一家老牌綢緞店一个学徒的眼睛，在《老字号》中，小说描绘出“世界的确是变了”——要想赚钱、发财，做生意必须更灵活，更虚假。

老舍是一个掌握了人民丰富语言的能手。他以生动的语言，严谨的结构，勾画出旧社会活生生的面貌，使人们赤裸裸地看到：“这个世界不是个梦，是真的地狱。”他的创作正视了这种严酷的现实，不逃避，不粉饰生活。

这些，都是十年以前，或是更远的年代以前的事。如今，在我们这个国家里，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，这个地狱般的时代，已经被扔进历史博物馆里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但在老舍这些作品中所批判的市儈主义的气質，还是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的战士們所应警惕的。因为在思想战綫上，产生市儈主义的資产阶级的思想还没有消灭尽淨。

編 者

目次

牺牲	1
上任	40
善人	66
柳家大院	75
老字号	92
月月儿	102
且說屋里	144

牺 牲

言語是奇怪的东西。拿差別說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些特殊的詞彙。只有某人才用某几个字，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；除非你明白这整个的人，你决不能了解这几个字。

我認識毛先生还是三年前的事。我們俩初次見面的光景，我还記得很清楚，因为我不懂他的話，所以十分注意地听他自己解释，因而附帶地也記住了当时的情形。我不懂他的話，可不是因为他不会說國語。他的國語就是經國語推行委員會考試也得公公道道的給八十分。我听得很清楚。但是不明白，假如他用他自己的話写一篇小說，极精美的印出来，我一定是不明白，除非每句都有他自己的注解。

那正是个晴美的秋天，树叶刚有些黃的；蝴蝶們还和不少的秋花游戏着。这是那种特别的天气：在屋里吧，作不下工去，外边好象有点什么向你招手；

出来吧，也并没有什么一定可作的事：使人觉得工作可惜，不工作也可惜。我就正这么进退两难，看看窗外的天光，我想飞到那蓝色的空中去；继而一想，飞到那里又干什么呢？立起来，又坐下，好多次了，正象外边的小蝴蝶那样飞上去又落下来。秋光把人与蝶都支使得不知怎样好了。

最后，我决定出去看个朋友，仿佛看朋友到底象回事，而可以原谅自己似的。来到街上，我还没有决定去找哪个朋友。天气给了我个建议。这样晴爽的天，当然是到空旷地方去，我便想到光惠大学去找老梅，因为大学既在城外，又有很大的校园。

从楼下我就知道老梅是在屋里呢：他屋子的窗户都开着，窗台上还晒着两条雪白的手巾。我喊了他一声，他登时探出头来，头发在阳光下闪出个白圈儿似的。他招呼我上去，我便连蹦带跳地上了楼。不仅是他的屋子，楼上各处的门与窗都开着呢，一块块的阳光印在地板上，使人觉得非常的痛快。老梅在门口迎接我。他踢拉着鞋片，穿着短衣，看着很自在；我想他大概是沒有功课。

“好天气？”我们俩不约而同的问出来，同时也

都帶出贊美的意思。

屋里敢情还另有一位人呢，我不認識。

老梅的手在我与那位的中間一拉綫，我們立刻郑重地帶出笑容，而后彼此点头，牙都露出点来，預备問“貴姓”。可是老梅都替我們說了：“——君，毛博士。”我們又彼此嚙了嚙牙。我坐在老梅的床上；毛博士背着窗，斜向屋門立着；老梅反倒坐在把椅子上；不是他們倆很熟，就是老梅不大敬重这位博士，我想。

一边和老梅閑扯，我一边端詳这位博士。这个人有点特別。他“全份武装”地穿着洋服，該怎樣的就全怎样，例如手絹是在胸袋里掖着，領带上别着个針，表鏈在背心的下部橫着，皮鞋尖擦得很亮等等。可是衣裳至少也象穿过三年的，鞋底厚得不很自然，显然是曾經換过掌儿。他不是“穿”洋服呢，倒好象是为誰許下了愿，发誓洋装三年似的；手絹必放在这儿，領带的針必別在那儿，都是一种責任，一种宗教上的条律。他不使人覺到穿西服的洋味儿，而令人联想到孝子扶杖披麻的那股勉強劲儿。

他的脸斜对着屋門，原来門旁的墙上有一面不

小的鏡子，他是照鏡子玩呢。他的臉是兩頭翹，中間洼，象個元寶筐兒，鼻子好象是睡搖籃呢。眼睛因地勢的關係——在元寶翅的溜坡上——也顯着很深，象兩個小圓槽，槽底上有点黑水；下巴往起翹着，因而下齒特別的向外，仿佛老和上齒頂得你出不來我進不去的。

他的身量不高，身上不算胖，也說不上瘦，恰好支得起那身責任洋服，可又不怎么帶勁。脖子上安着那個元寶腦袋，腦袋上很負責地長着一大堆黑頭髮，過度負責地梳得光滑。

他照着鏡子，照得有來有去的，似乎很能欣賞他自己的美好。可是我看他特別。他是背着陽光，所以臉的中部有点黑暗，因為那塊十分的低洼。一看這點洼而暗的地方，我就趕緊向窗外看看，生怕是忽然陰了天。這位博士把那么晴好的天氣都帶累得使人懷疑它了。這個人別扭。

他似乎沒心听我們倆說什麼，同時他又舍不得走開；非常地無聊，因為無聊所以特別注意他自己。他託我想到：這個人的穿洋服與生活着都是一種責任。

我不記得我們是正說什麼呢，他忽然轉過臉來，低洼的眼睛閉上了一小會兒，仿佛向心里找點什麼。及至眼又睜開，他的嘴剛要笑就又改變了計劃，改為微聲嘆了口氣，大概是表示他並沒有在心裡找到什麼。他的心裡也許完全是空的。

“怎樣，博士？”老梅的口氣帶出來他確是對博士有點不敬重。

博士似乎沒感覺到這個。利用嘆氣的方便，他吹了一口：“撲！”仿佛天氣很熱似的。“犧牲太大了！”他說，把身子放在把椅子上，腳伸出很遠去。

“哈佛^①的博士，受這個洋罪，哎？”老梅一定是拿博士開心呢。

“真哪！”博士的語聲差不多是顫着：“真哪！一個人不該受這個罪！沒有女朋友，沒有電影看，”他停了會兒，好象再也想不起他還需要什么——使我當時很納悶，於是總而言之來了一句：“什麼也沒有！”幸而他的眼是那樣洼，不然一定早已落下淚來；他千真萬確地是很難過。

① 哈佛，美國一所大學的名字。

“要是 在美国？”老梅又帮了一句腔。

“真哪！哪怕是在上海呢；电影是好的，女朋友是多的，”他又止住了。

除了女人和电影，大概他心里没什么了。我想。我试了他一句：“毛博士，北方的大戏好啊，倒可以看看。”

他楞了半天才回答出来：“听外国朋友说，中国戏野蛮！”

我们都没了话。我有点坐不住了。待了半天，我建议去洗澡；城里新开了一家澡堂，据说设备得很不错。我本是约老梅去，但不能不招呼毛博士一声，他既是在这儿，况且又那么寂寞。

博士摇了摇头：“危险哪！”

我又胡涂了；一向在外边洗澡，还没淹死我一回呢。

“女人按摩！澡盆里多么脏！”他似乎很害怕。

明白了：他心中除了美国，只有上海。

“此地与上海不同，”我给他解释了这么些。

“可是中国还有哪里比上海更文明？”他这回居然笑了，笑得很不顺眼——嘴差点碰到脑门，鼻子完

全陷进去。

“可是上海又比不了美国？”老梅是有点故意开玩笑。

“真哪！”博士又郑重起来：“美国家家有澡盆，美国的旅館間間房子有澡盆！要洗，嘩——一放水：凉的热的，随意对；要换一盆，嘩——把陈水放了，从新换一盆，嘩——”他一口气说完，每个“嘩”字都带着些吐沫星，好象他的嘴就是美国的自来水龙头。最后他找补了一小句：“中国人脏得很！”

老梅乘博士“嘩嘩”的工夫，已把袍子、鞋穿好。

博士先走出去，说了一声，“再见哪”。说得非常地难听，好象心里满蓄着眼泪似的。他是舍不得我们，他真寂寞：可是他又不能上“中国”澡堂去，无论是多么干净！

等到我们下了楼，走到院中，我看见博士在一个楼窗里面望着我们呢。阳光斜射在他的头上，鼻子的影儿给脸上印了一小块黑；他的上身前后地微动，那个小黑块也忽长忽短地动。我们快走到校门了，我回了回头，他还在那儿立着；独自和阳光反抗呢，

仿佛是。

④

在路上，和在澡堂里，老梅有几次要提說毛博士，我都沒接碴兒。④他对博士有点不敬，我不愿意被他的意見給我对那个人的印象染上什么顏色，虽然毛博士給我的印象并不甚好。我还不明白他，我只覺得他象个半生不熟的什么东西——他既不是上海的小流氓，也不是在美国长大的：不完全象中国人，也不完全象外国人。他好象是沒有根儿。我的观察不見得正确，可是不希望老梅来帮忙；我愿自己看清楚了他。在一方面，我覺得他别扭，在另一方面，我覺得他很有趣——不是值得交往，是“龙生九种，种种各别”的那种有趣。

不久，我就得到了个机会。老梅托我給代課。老梅是这么个人：誰也不知道他怎样布置的，每学期中他总得請上至少两三个礼拜的假。这一回是，据他說，因为他的太侄子被疯狗咬了，非回家几天不可。

老梅把鑰匙交給了我，我虽不在他那儿睡，可是在那里休息和預备功課。

过了两天，我覺出来，我并不能在那儿休息和預

备功课。只要我一到那儿，毛博士就象毛儿似的飞了来。这个人寂寞。有时候他的眼角还带着点泪，仿佛是正在屋里哭，听见我到了，赶紧跑过来，连泪也没顾得擦。因此，我老给他个笑脸，虽然他不叫我安安顿顿地休息会儿。

虽然是菊花时节了，可是北方的秋晴还不至于使健康的人长吁短叹地悲秋。毛博士可还是那么忧郁。我一看见他，就得望望天色。他仿佛会自己制造一种苦雨凄风的境界，能把屋里的阳光给赶了出去。

几天的工夫，我稍微明白些他的言语了。他有这个好处：他能满不理睬别人怎么向他发楞。谁爱发楞谁发楞，他说他的。他不管言语本是要彼此传达心意的；跟他谈话，我得设想着：我是个留声机，他也是留声机；说就是了，不用管谁明白谁不明白。怪不得老梅拿博士开玩笑呢，谁能和个留声机推心置腹的交朋友呢？

不管他怎样吧，我总想治治他的寂苦，年青青的不该这样。

我自然不敢再提洗澡与听戏。出去走走总该行

了。

“怎能一个人走呢？真！”博士又叹了口气。

“一个人怎就不能走呢？”我问。

“你总得享受享受吧？”他反攻了。

“啊！”我敢起誓，我没这么糊涂过。

“一个人去走！”他的眼睛，虽然那么洼，冒出些火来。

“我陪着你，那么？”

“你又不是女人，”他叹了口气。

我这才明白过来。

过了半天，他又找补了一句：“中国人太脏，街上也没法走。”

此路不通，我又转了弯。“找朋友吃小馆去，打网球去；或是独自看点小说，练练字……”我把消磨光阴的办法提出一大堆；有他那套责任洋服在面前，我不敢提那些更有意义的事儿。

他的回答倒还一致，一句话抄百宗：没有女人，什么也不能干。

“那么，找女人去好啦！”我看准阵式，总攻击了。

“那不是什么难事。”